

<<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.4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.4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637729

10位ISBN编号：7533637720

出版时间：2004-7

出版时间：安徽教育

作者：钱穆

页数：26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.4>>

内容概要

中国全部学术思想史，隋唐为其蜂腰阶段。

两汉后，儒学衰微，老庄代兴，而佛学东来，递与日盛。

迄于隋唐，幸有天台、禅、华严之佛学中国化，而禅之一宗，更为特出。

本卷为《论丛》之第四册，专关隋唐之部，共收论文十六篇。

讨论王通、韩愈之部共得四篇，其他四分之三，全属禅宗部分，主要尤在剖辨六祖慧能与神会之异同，其次乃属禅宗与此下理学之关系。

全书以考据方法来陈述思想，即是以历史演变来阐发思想史承先启后之关键所在。

语必有证，不尚空论，而义皆特出，读此一编，乃可上溯魏晋、下究宋明，了解整个中国学术思想转变之大关捩处。

作者简介

钱穆(1895—1990), 字宾四, 江苏无锡人, 著名历史学家。

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师, 后历中学而大学, 先后在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。

1949年去香港, 创办新亚书院, 1967年起定居台湾。

钱氏为学, 兼涉四部, 博大精深, 著述数十种, 享誉海内外。

有关经部者, 有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; 有关史部者, 有《秦汉史》、《国史大纲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《史记地名考》; 有关子部者, 有《孔子传》、《论语新解》、《庄子纂笺》、《庄老通辨》、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、《朱子新学案》; 有关集部者, 有《理学六家诗钞》等。

另有数百篇学术论文。

后辑为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五十四卷。

书籍目录

序读王通《中说》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《柳宗元集》读姚铉《唐文粹》神会与《坛经》读《六祖坛经》
《六祖坛经》大义记《坛经》与《大涅槃经》之定慧等学读《少室逸书》读宝志《十四科颂》读寒
山诗读宗密《原人论》评胡适与铃木大拙讨论禅宗与理学再论禅宗与理学三论禅宗与理学

章节摘录

书摘 又其《送杨少尹序》，昔人评其文反复咏叹，言婉思深，此明是一种诗的境界。韩公又曰：杨侯之去，丞相有爱而惜之者，为歌诗以劝之，京师之长于诗者，亦属而和之。是他人以诗赠别，韩公乃以序代诗，亦即太白《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》之类也。又如《送湖南李正字序》，重李生之还者皆为诗，愈最故，故又为序云。

今按：公亦为诗送行，是序，即序其当时之送行诗集也。

其他如《送石处士序》，《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》，《送郑十校理序》，诸篇皆是。

此则太白《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》之类也。

惟《太白集》尚自称其序为辞，辞体固犹与诗近，而韩公则径以散文笔法为之，故遂正式成为送行诗集之序文，于是遂正式为散文中一新体。

又如《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》，即太白《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》之类也。

赠别有诗，公宴亦有诗，至于唐，皆变而有序，此等序，其实皆诗之变体。

惟韩公深于文，明于体类，故能以诗之神理韵味化入散文中，遂成为旷古绝妙之至文焉。

刘大槐评韩公《送董邵南序》，曰：此篇及《送王含序》，深微屈曲，读之觉高情远韵，可望不可及。

张裕钊曰：寄兴无端，如此乃可谓之妙远不测。

曾国藩评韩公《送王秀才含序》，曰：波折夷犹，风神绝远。

其他诸家，尚多以评诗语评韩公赠序诸篇，皆可谓妙得神理。

惜无一人能明白言之曰：是乃韩公之以诗为文耳。

章实斋《文史通义》有云：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，而不知言情达志，敷陈讽谕，抑扬涵泳之文，皆本于诗教。

其言是矣，然亦未能明论唐宋诸家之以诗为文也。

余此所论，苟深明于文章之体类流变者，当不斥为妄言。

故韩集赠序一体，其中佳构，实皆无韵之诗也。

今人慕求为诗体之解放，欲创为散文诗，其实韩公先已为之，其集中赠序一类，皆可谓之是散文诗，由其皆从诗之解放来，而仍不失诗之神理韵味也。

后人学韩者，惟欧阳永叔最得韩公此体文之神髓。

欧公之诗，若微嫌于坦直缓散。

而欧公之文，尤其赠序一体，其境界绝高者，则皆可谓是一种绝妙之散文诗也。

其他可论者，尚有杂记与杂说。

杂记一体，于韩集颇不多见。

然细论之，此当分两类。

一曰：碑记，如《汴州东西水门记》，《郢州溪堂记》之类是也。

此等实皆金石文字，应与碑志相次。

其另一类乃为杂记，如《画记》是也。

苏东坡谓：世有妄庸者，作欧阳永叔语云吾不能为退之《画记》，此大妄也。

方苞则曰：周人以下，无此种格力，欧公自谓不能为，所谓晓其深处。

而东坡以所传为妄，于此见知言之难。

张裕钊亦谓：《画记》可追《考工》。

窃谓韩公于古文，必期能海涵地负，无所不蓄。

六经百家，皆归熔铸。

如《画记》此文，最为题材所限，本最不宜人文，而韩公故以人文。

欧阳永叔于韩集，用力最深，体悟最精，尤于其碑志赠序诸体，皆能会其渊微，得其神似。

故独于《画记》特出，自审力不能及也。

东坡为文，多仗才气，盖短篇散文至于东坡之手，而得大解放。

恣意所至，笔亦随之。

<<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.4>>

自谓如水银泻地，无乎不达。

然已失却韩公以诗为文之精意。

似东坡于柳氏所谓遍悟文体之说，不加体会，故谓独不能为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。

其实衡以韩文神理，坡集于碑志赠序诸体，所不能造其渊微者多矣。

则宜乎其以永叔此语为妄传。

韩集杂记诸文，尚有介乎碑记与杂记之间者，如《燕喜亭记》、《新修滕王阁记》诸篇是也。

此诸篇虽亦上石之文，乃全以散文笔法出之。

此等文字易于模效，遂亦为后代开出无穷法门。

宋人记亭阁，记斋居，皆摩空寄兴，不为题材所限，尚有运诗人文之遗意，而宋人亦不自知。

后之论诗者，率分唐诗、宋诗而为二，今亦可谓韩公赠序诸篇，皆是唐诗神韵，至其杂记，如燕喜亭、滕王阁之类，则已开宋诗境界矣。

然此亦非深于文章神理者不能辨也。

柳集独于杂记一体颇致力，凡得四卷三十六篇，夥颐甚矣。

大体论之，皆当归入碑记之类。

尤其山水记游诸篇，卓绝古今，评者皆谓其导源于酈道元之《水经注》。

窃谓韩柳同时，同倡为古文，声气相通。

二公之于运诗人文之微意，盖有默契于心，不言而相喻者。

柳公固精于诗，若是沿袭旧辙，则当为谢康乐。

而柳公顾变体为散文，于是遂别开新面。

然若不如此，则短篇散文，仅沿旧辙，仍是论辩、奏议之类，亦决不能深入纯文学之阃奥也。

后人必分诗文为两途，而隔绝视之，故漫不得子厚记游诸篇之深趣耳。

杂记之外，复有杂说，于韩集不多见，而柳集乃颇盛。

所谓说者，《汉志》九流十家有小说家者流，其书虽不传，然诸子之书尚多有之，尤以《庄子》书为然。

亦可谓庄周《寓言》，皆小说也。

若割截庄书，分章分节而观，则《内篇》七篇，上起北溟之鲲化而为鹏，下迄倏忽之凿混沌七窍，几乎十九皆小说耳。

外杂篇中精彩者，亦皆小说也。

又如策士纵横游说，见于《战国策》者，其文亦多以小说杂糅之。

惟此等皆镕入长篇，不独立为文，因此后世遂不见此体，而往往转化入诗中。

盖中国诗人，自魏晋以下，殆无不沉浸于道家言，尤怡情于庄列。

《列子》伪书，当出于晋，其书亦多小说。

诗人之比兴，正似小说家之寓言。

可知运文人诗，其来久矣，韩公狡狴为文，又一转手运诗人文，遂若蹊径独辟。

今试以韩集《杂说》龙嘘气成云，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两章，以韵语转译之，岂不即成为太自古风之类乎？

故李光地评韩公《龙云》篇，亦谓此篇取类至深，寄托至广，是仍以评诗语评文也。

其他如《获麟解》，解亦犹之说也，此等皆当属杂说。

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以之归入论说类，实为失伦。

试参之柳集，而再定其归类之所宜。

柳集有《鹤说》，有《捕蛇者说》，有《谪龙说》，有《罍说》，有《观八骏图说》，皆杂说之体也。

又有《三戒》，曰《临江之麋》、《黔之驴》、《永某氏之鼠》。

此则显然介乎杂记与杂说之间矣。

其实如韩公之《圜者王承福传》，柳公之《种树者郭橐驼传》之类，亦皆小说杂记也。

而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以之归入传状，又失其伦类矣。

柳集又有《乞巧文》、《骂尸虫文》、《宥蝮蛇文》、《憎王孙文》、《逐毕方文》、《辩伏神文》

<<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.4>>

、《诉螭文》、《哀溺文》等，总题曰《骚》。

就其文辞言，固属骚体，就其内容言，则亦杂记杂说之类也。

柳集以对卷十四，问答卷十五，说卷十六，传卷十七，骚卷十八，吊赞箴戒卷十九，铭杂题卷二十，相联编之，最有深义，盖此等皆杂记杂说也。

是非精辨于文章体类之源流变化者不易晓。

盖柳集编次，出于其友刘禹锡。

今传柳集，虽非禹锡手编之旧，然大体尚依稀可见。

刘禹锡与吕温二人论文语，皆有极超卓者。

想当时与柳公相友讨论有素矣。

独惜李汉之编韩集，乃全不识文章体类，曰杂著，又有杂文，驱龙蛇而杂之于菹泽之中，最为无当。

今若以柳集分类细阐之，当知杂记杂说，其体皆近小说，亦与辞赋相通。

庄屈同条共贯，惟庄为散文，屈为辞赋，其外貌虽别，其内情则通。

韩非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、《内外储说》、《说林》诸篇，更近散文体制。

然其为接近道家言，则彰著无疑，故其文亦多采小说。

亦与后代杂记杂说之类相似。

则此类文不当与论辨相混，亦复与碑记有别，又断可识矣。

而今人论韩文者，乃谓韩公古文，特受当时传奇小说家之影响，则可谓更不瞭于古今文章流变之深趣矣。

.....

<<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.4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本册乃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中编之下，为第四册。

专关隋唐五代部分。

共收文十六篇。

前四篇王通文中子及论韩柳古文运动，余皆论唐代之禅宗，乃占全册篇幅四之三。

犹忆民国三十二年春，卧病成都华西坝，累月不能下楼。

一日，闲卧楼廊，忽思读书消遣，乃取《朱子语类》有关讨论宋代者七卷，逐条阅之。

初谓一时觉倦，即可闭目小憩，无伤精力。

不意七卷完，精力愈来，遂顺序读至终编。

又逆而上溯，约可两月余而全书竟，病亦良瘳。

是夏，避暑灌县灵岩山，借得山僧《指月录》，循诵毕而返。

是冬又病，偶忆胡适之《神会和尚集》，借来枕上翻阅。

翌春，写《神会与(坛经)》及《禅宗与理学》两篇。

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一期。

此后即放弃不理。

一九六三年在九龙沙田和风台，又闲翻佛书，续成《读(六祖坛经)》等数篇，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二期。

惟此期所成迄未发表。

一九七一年之冬，又在台北善导寺偶讲《六祖坛经》大义，信胡氏之说者纷起讨论，余所答辩，此皆不存。

后又续成《读宗密(原人论)》及《评胡适铃木大拙讨论禅》诸篇，是为余撰述唐代禅宗问题之第三期。

兹所荟萃，前后亦越三十有余年矣。

所知犹昔，而岁月已逝。

回念前尘，岂。

胜惋帐。

一九七七年端午节后两日钱穆自识于

台北外双溪之素书

楼，时年八十有三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